

神異典第七十六卷

釋教部雜錄

顏氏家訓內外兩教本爲一體內典五禁外典五德適相符也仁者不殺義者不盜禮者不邪智者不淫信者不妄至如改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歸周孔而背釋宗抑何迷也

內教多途出家自是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磬井田爲塔廟窮編戶爲僧尼也若謂僧寺衆多賦役衰少執此而論是大不然昔妙樂之世穰佾之國自然稻米無盡寶藏時和年豐未必盡由農織也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康樂和平實始於此

酉陽雜俎釋老志亦曰佛於西域得道陶勝力言小方諸國多奉佛不死服五笙精讀夏歸藏用之以飛行也

孝億國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

乾陀國頭河岸有繫白象樹花葉似棗香季冬方熟相傳此樹滅佛法亦滅

雲仙雜記施檀寺悟本說春秋二會斂牛乳爲龍華飯供獻結綵錢爲幡蓋設客以吳興麴團糟授

古今圖書集成
戒者施以般若錢求男者解密珠璫

尙書故實某經云佛教上屬鬼宿蓋鬼神之事鬼暗則佛教衰吳先生嘗稱有靈鬼錄佛乃一靈鬼耳

北夢瑣言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仙跡招提弃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史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卽位唯以崇佛爲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爲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略云臣等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爲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獎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纔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喪之兆也

清異錄人出家學佛始衣髻墨連裙黼謂之髻裝

法藏碎金錄前言有云習禮之家名爲聚訟予謂說禪之家名爲起諍夫禪觀之理無言而自識者上也無心而自得者上之又上也

筆記余謂佛西方之達人也其言汪洋漫誕貫生死鬼神無有滯涯合萬物之妄以爲一眞眞立而妄隨又云眞捨妄以無修無證爲極若曰無修乃修也無證乃證也雖修而未嘗修雖證而未嘗證故舉天下衆生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者如是無量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又曰如來說卽非衆生是名衆生於以脫滯縛混有無自放於太空無垠之所雖然法待言而立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得無法故惟釋迦文殊剎言之癢刮法之痕矣自文殊而下自執所見所見差駁纖垢淫夷故維摩詰以一嘿對之乃皆悟入佛與中國老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相出入大抵至於道者無今古華戎若符契然

巖眞子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爲額沙茶月卽

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拏月卽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陁月卽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故中國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六日蓋四月十五日乃屬道瑟吒月乃印度四月盡日也僕因讀藏經故謾錄出之

僕友王彥法善談名理嘗謂世人但知韓退之不好佛反不知此老深明此意觀其送高閑上人序云今閑師浮屠氏外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廢委靡潰敗不可收拾觀此言語乃深得歷代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所見處大勝裴休且休嘗爲圓覺經序考其造詣不及退之遠甚唐士大夫中裴最號爲奉佛退之最號爲毀佛兩人所得淺深乃相反如此知循名失實世間如此者多矣彥法名抃高郵人慕清憲之爲人卒於布衣僕今日偶讀圓覺經序因追書之

東坡志林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書贈都嶠邵道士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

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西軒客談唐狄梁文獻公臨薨屬其家人曰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乃寫經造佛冀以求福女曹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此語不惟知佛亦可謂善學佛矣自韓愈以下凡號斥佛者其見俱未及此

避暑錄話裴休得道於黃蘗圓覺經等諸序文皆深入佛理雖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爲言者佛也李翱復性書卽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晚見藥山疑有與契而爲佛者不道以其爲言者儒也此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言之則爲佛而士大夫每愚不能自求其所聞必取之佛故不可行於天下所以紛然交相誦卒莫了脫其實也韓退之答孟簡書論大

顛以爲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智中無隔礙果爾安得更別有佛法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逮李翱復性書遠甚蓋別而爲二必有知者然後信之李翱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藥山也然求於吾儒者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故自言志於道者四年則其學之久矣然無一言近佛而猶微外之與老莊並列蓋以世方力詆其說不可與之爭亦不必爭故爾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爲儒者無如翱若王縉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爲佛事蓋本於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微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槩而王摩詰白樂天爲佛則可矣而非儒也是召干戈而求不鬪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亦陋矣復性書上篇儒與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於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未嘗言非自佛發之乎末篇論鳥獸蟲魚之類謂受形一氣一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無常迅速之二言也翱言之何傷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宜其從之者既不自覺而詆之者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林下衲子談禪類以吾儒爲未盡彼固未知吾言之深然吾儒拒之亦太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

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何等語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則因果報應之說亦未嘗廢也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而未知禪一時名流乃有爲神不滅之論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禪者浸廣而其術亦少異大抵儒以言傳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傳謂以言得者未必真解其守之必不堅信之必不篤且墮於言以爲對執而不能變通旁達爾此不幾吾儒所謂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乎兩者未嘗不通自言而達其意者吾儒世間法也以意而該其言者佛氏出世間法也若朝聞道夕可以死則意與言兩莫爲之礙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嘗謂其徒高勝者言之彼亦心以爲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

冷齋夜話孔叢子有言昔有人聞遠方能不死之術者裹糧往從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歎恨不得聞其道予愛其事有中禪者之病佛法浸遠真僞相半唯死生禍福之際不容僞耳今目識其僞猶惑之可笑也

孔氏雜說佛果何如以舍身爲福則梁武以天子奴之不免侯景之禍以莊嚴爲功則晉之王恭修

營佛寺務在壯麗其後斬於倪唐以持誦爲獲報則周嵩事佛精進王敦害之臨刑猶如市誦經竟死刃下佛果何如哉佛出於西胡言語不通華人譯之成文謂之經而晉人諸君子甚好於此今世所謂經說性理者大抵多晉人文章也謝靈運繙經臺今尙存焉唐傳奕謂佛入中國熾兒丐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姚元崇治令其說亦甚詳霍去病破匈奴獲休屠祭天金人注祭天以金人爲主休屠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其後休屠王太子歸漢以金人之故賜姓金氏卽日磾也據此則前漢時佛像已入中國矣凡今之佛像皆祭天之主也其盛有天助焉爾後漢明帝夢見金人以爲佛於是遣使天竺國圖其形像楚王英始信其術齋戒祭祀陶謙傳笮融大起浮屠寺作黃金塗像浴佛設飯前漢西域傳塞王南君屬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捐毒卽身毒天竺也後漢裴楷傳注浮屠卽佗聲之轉耳史記大月氏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漚暑熱按後漢西域傳天竺一名身毒今浮屠像多赤足此卑漚暑熱之驗也又云其民乘象以戰今浮屠像亦跨象云

讀書隅見靜中所得最多動時所損不少惟能以動爲靜者僅得之矣周孝王元年佛入涅槃是時

佛已有因果法第王化未熄佛法未敢彰露自漢以來與徼外諸國通佛法至中國遂大昌熾焉以南史傳海南諸國攷之其莊嚴金碧正如今佛事去處吳時中朱泰應從事泰應嘗使於尋國泰應謂國中寶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師子國乃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市易鬼神不見其形視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怪事大率如此今中國人往往奉佛欲死後超至西方極樂世界但未曾攷究不知其境耳佛書言語有可取俗人却不知之豈知中土卽佛土耶所謂佛國者人多詭怪俱是褻露並無衣冠止有鬼神及龍居之有何可樂緯思所以爲佛國者必其人機械心忘故也

程史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鋸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

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於摩妄者以虛辭亂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希通錄佛名上加南無南謨按韻祖十虞韻內謨字注胡人拜稱南謨音無因知佛胡神也胡人拜而并誦其號故就錄之譯經者誤作南謨

燕翼貽謀錄喪家命僧道誦經設齋作醮作佛事曰資冥福也出葬用以導引此何義耶至於鑊鉞乃胡樂也胡俗燕樂則擊之而可用於喪柩乎世俗無知至用鼓吹作樂又何忍也

行營雜錄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爲金虜焉試舉其略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每澄神默受帝命訂正訛俗閔中華被金虜之教盛行而至真之道未正宣和三年十一月詔曰噫金虜胡風陰邪之氣源流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爲樂豈非陰氣襲而陽魄散邪林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虜爲語如賀神霄降云蠶金虜之成羣千丹霄之正法如謝駕幸寶籙院聽講大洞經云幸際玉霄之主是膺金虜之風又云金虜至而華風變又云期銷金虜之魔而宣和元年道德院方奏金芝生

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鸞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卽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金虜起海上滅遼陷中原以金爲國號識金虜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金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師以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補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符其識可深歎哉

癸辛雜識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見之碑銘多自稱弟子此已可笑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經於講筵哉此又可笑者然樊川集有燉煌郡僧正除徐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爲異也

墨莊漫錄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談慈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吾之未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爲寺奴宗廟供麴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也哉

吹劍錄溫公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小祥大祥必作道場功德則滅罪生天否則入地獄受剉燒舂磨之苦夫死則形朽腐而神飄散雖剉舂磨燒又安得施唐李舟曰天堂無則

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禱佛是以前親爲小人爲罪人也 伊

川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蓋鳴鑼鉦鼓人樂也天竺人見僧必飯之因作此樂今用之於喪家可乎
文豹謂外方道場惟散時用鑼鼓終夕諷唄講說猶有懇切懺悔之意今京師用瑜珈法事惟卽
從事鼓鉦震動驚感生人尙有聞之頭疼腦裂況亡靈乎至其誦念則時復數語仍以梵語演爲歌
諷如降黃龍等曲至出殯之夕則美少年長指爪之僧出弄花鉦花鼓鎚專爲悅婦人掠錢物之計
見者常恨不能揮碎其首此東山所以決意不用而室人交謫羣議沸騰雖屹立不動而負謗不少
予嘗舉示諸明達是者十八九獨一老師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注云較奪禽獸時俗所尙孔子
從之者爲祭祀也漢符融曰古葬者衣之以薪惟妻子可以行志自佛入中國以來世俗相承修設
道場今吾欲矯俗行志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不謂我以禮送終而謂我薄於其親也溫公至
不信佛而有十月齋僧誦經追薦祖考之訓朱壽昌灼臂燃頂刺血寫經求得其母公及韓蘇諸公
歌詠其事江西尙理學黃少卿舉卒其子塋欲不用僧道親族內外羣起而排之遂從半今半古之
說祭享用葷食追修用緇黃孝子順孫追慕誠切號泣昊天無所籲哀雖俗禮之教猶屈意焉余謂

此又是一見惟識者擇焉

竹詩坡話世所傳退之遺文其中載嘲鼯睡二詩語極怪謔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作詩今云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其非退之作決矣有如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體之句太似鄙陋退之何嘗作是語小兒輩亂真如此者其衆烏可不辨

青溪寇軌喫菜事魔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成佛故結集旣衆乘亂而起日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不殺與之爲戾耳

清波雜志自昔名公下世太學生必相率至佛宮薦悼王荆公薨太學錄朱朝偉作薦文以公好佛其間多用佛語東坡訃至京師黃定及李豸皆有疏文門人張耒時知潁州聞坡卒出已俸於薦福禪寺修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雖名竄責馨香多矣山谷在南康落星寺一日凭欄忽傳坡亾痛惜久之已而顧寺僧拈几上香匾合在手曰此香匾子自此卻屬老夫矣豈名素相軌而然或傳之過

吳長文不喜釋氏父卒不召僧營佛果閭巷常與父往還者各贈二緋韓魏公謂事親之際爲尤難建安劉同知居留建康薨於官遺戒不事梵唄其家恪遵治命

興化陳丞相當屬續之際亦以手筆示其子謂追修無益於逝者豈二公自信平生踐履必可升躋初不假薦助冥福抑矯世俗溺信浮屠氏之說歟長文名奎嘗參機政於熙寧

捫蝨新話艾慎幾嘗爲予言咸平中王沂公狀元及第日嘗於佛寺供僧一年人以爲難近逮建炎初李順之廷對第一以爲離亂之後亦於揚州僧寺特施錢二緡轉大輪藏欲爲陣亡戰士追福由是聞者笑之謂其所欲者奢也予謂李公平生滑稽玩侮無所不至乃欲以二千錢爲陣亡追福便可想見其爲人然王李優劣於是可見 予讀僧寶傳見南昌潘延之嘗與英邵武同遊西山夜

宿雙嶺因語英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宜合孔子英曰子何以驗之曰聞龍潭在天皇座下日久未蒙發藥一日啟曰弟子服膺師問非不盡心卒未聞一言之賜願丐慈悲天皇曰十二時中何嘗不告汝汝擎茶來我爲汝接汝行食來並爲汝受汝問訊我舉手負汝何事潭於言下有契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豈不然哉英曰楚人以山鷄爲鳳凰人以爲笑不意吾子此論似之潘遂休去予謂學佛者知佛而不知孔子其以孔子爲山鷄佛爲鳳凰固無足怪復讀萬善同歸論見壽禪師云孔子老子皆是菩薩化身孔子乃儒童菩薩老子乃迦

葉菩薩忽念英師所言不覺失笑因戲語學佛者曰奈何反令爾鳳化爲山鷄乎其人無以應

學道之士未聞有自儒書入者或者以爲此治世語言非道蹟谿徑彼宗門建立要須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乃能啟悟學者作將來耳目子以爲不然世尊在日有比丘鈍根無多聞性佛令誦苾芻二字旦夕誦之言苾芻則已忘苾芻則已忘苾芻每自剋責繫念不休忽一日能言曰苾芻於此大悟得無礙學中使學者用心能如誦苾芻則雖笑跳擊竹豬肉滿案猶可以悟而況治世語言乎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意甚妙惜夫當時弟子無能發問者故未盡夫子之意予讀楞嚴經波斯匿王問佛言我昔未承諸佛誨敕見迦施延毘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爲涅槃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証知此心不生滅地佛告大王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變壞王言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消滅決知此身當從滅盡佛言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如童子之時王言世尊我昔孩孺膚腠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頽齡迫於衰耄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殆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

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歲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於今六十又過於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
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變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維其變寧惟一紀二紀實惟年變
豈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刹那刹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
變滅佛告大王汝見變滅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知汝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
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
經過此流爾時卽知是恆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知六十日月歲時年年
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
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河與昔同時觀河之見有童
耄否王言不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情性未嘗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
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以彼末伽梨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王聞此言信知身後
捨生趣生得未曾有子以此語足盡夫子之意蓋孔子說前段佛說後段合是二說其意乃全

楊次公道號無爲子一日見金山佛印禪師佛印問其說次公曰我生無爲軍故自稱無爲子佛印